

诗词，让人心灵不死

——读《诗词大先生：叶嘉莹的诗教人生》有感

江志强



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长河中，有这样一位女性，她以诗词为舟，穿越历史的波涛，将古典之美传递给无数人。她就是被誉为“诗词的女儿”的叶嘉莹。

叶嘉莹一生致力于中国诗词的研究、创作与教育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人物之一。2024年11月24日，这位学贯中西、享誉海内外的诗词泰斗走完了她的百岁人生。

此刻，捧读叶嘉莹先生嫡传弟子、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静教授所著的《诗词大先生：叶嘉莹的诗教人生》（以下简称《诗词大先生》）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10月出版）一书，思绪万千。

该书不仅为我们揭开了这

位杰出学者背后的故事，更通过她的生平事迹，让我们重新审视诗词之于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意义。作者张静以恩师的诗词生命为切入点，从弟子的角度揭秘叶先生的为师之道、诗教之路，以及她讲诗的成功经验和魅力所在。

叶先生在早年就立下了弘扬中华诗教的伟大志向。她认为，“诗词，让人心灵不死”这句话不仅是对她个人信念的高度概括，也深刻揭示了诗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，在激发个体情感共鸣、塑造民族精神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。

书中详细记录了叶先生如何通过自己对诗词的理解和感悟，将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。她讲课时注重情感体验、意境营造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三者之间的结合，使听者能够跨越时空界限，与古代诗人产生心灵上的对话。

叶先生特别擅长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解析诗词作品，让那些看似遥远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起来。例如，在讲解杜甫的诗歌时，她不仅关注诗句本身的艺术魅力，更会引导学生去体会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内心世界。这种教学方法使得学生们不仅仅是在学习文字技巧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

如何感受生活、理解人性。正如叶先生所说：“真正的文学教育应当触及灵魂深处。”

对于如何评价一首好诗，叶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：首先，必须具备真挚的情感；其次，要有新颖独特的构思；最后，则是语言表达上要精练而不失韵味。这三个标准贯穿于她的整个学术生涯，并且成为指导其教学实践的核心原则之一。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具体阐述，《诗词大先生》一书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鉴赏古今的优秀作品，同时也启发着新一代创作者们追求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。

叶先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挑战，但她始终未曾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。无论是身处异国他乡还是面临种种困难，诗词都成为了支撑她前行的精神支柱。书中讲述了她如何利用诗词来度过艰难时刻，并将其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，继续传播中华文化的桥梁。

今年4月在为这本书作序文时，叶先生这样描述道：“陶渊明曾说‘呼嗟身后名，于我若浮烟’。作为一位百岁老人，我知道自己少不了会被人评说。这本张静写我的书，除了学生对老师的溢美言辞我愧不敢

当，内容都是可信的。其实我了解张静，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的，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感情，更是对中华诗教当代传承的一份深情。”最后，叶先生以“百岁老人叶嘉莹”为落款，用她自己的首诗，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：“天外从知别有天，人生虽短愿无边。枝头秋老蝉遗蜕，水上歌传火内莲。”

《诗词大先生》不仅是一部关于叶嘉莹先生个人成就的传记，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美学及教育理念的深度探索之旅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，仍然存在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寻。

叶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，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谓“大先生”，并激励着后来者继承并发扬诗歌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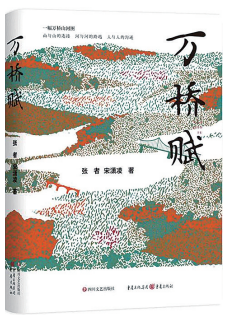
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

书评投稿邮箱：cqrbdsb@163.com

一座被赋予深刻丰富意蕴的“桥”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万桥赋》有感

程华



提到桥，总会想到前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：二战接近尾声时，南斯拉夫游击队与德军为炸桥与守桥而展开激烈斗争。德军将抵之际，游击队炸毁了大桥。那端，德军军官哀叹：“可惜，真是一座好桥。”这端，游击队员感慨：“可惜，真是一座好桥。”

“一座好桥”——桥虽毁，身屹立，如天地回铮铁骨，如刚猛顽强的民族精神。多年后，读到新近出版以桥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万桥赋》，深感作品中的“桥”被赋予了更深刻更丰富的意蕴。

《万桥赋》于今年4月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，作者系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者，与阳翰笙剧本奖得主宋濂波。作品通过对贵州桥梁及其建设过程的描写，展示了贵州交通发展历程和成就，凸显出崭新的时代风貌与气象。

驾驭宏大的主旋律题材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桥梁作

为贯通全书的主干更难。但《万桥赋》以精巧的构思、生动的故事、丰满的人物将难题化解于无形。女主人公葛念镜是90后画家，其父葛啸天是桥梁设计界的领军人物。故事从父女俩闹崩，女儿负气出走开始……

小说的叙事视角可谓别出心裁：不是桥的设计者与建造者，而是一位自小缺少父母关爱的青年画家，她对整日忙于工作的父母心存怨怼。这个浑身逆鳞的“桥三代”，会带着怎样的偏见去观察、摹画那些在她心中冷冰冰的建筑物？

小说设置了虚实交叠的两条故事线。

一条是有形的线索——物质意义上的桥。始建于明代位于黔南的葛镜桥，横跨麻哈江上已400余年，被茅以升赞为“北有赵州桥，南有葛镜桥”。这座倾尽家财、历经30年终于建成的葛镜桥，正是葛念镜的祖辈葛镜所建。葛镜与葛镜桥是真，葛念镜系虚构人物。

随着葛念镜的足迹，一座座雄伟壮观的现代桥梁进入视线：获中国建设工程“鲁班奖”的北盘江特大桥，获国际桥梁

大会“古斯塔夫·林德撒尔奖”的平塘特大桥和花渔洞大桥，即将竣工的世界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……担任多座地标式桥梁总设计师的葛啸天虽系虚构人物，而大桥和大国重工背后的众多设计者、建设者的奋斗却真实存在。

葛啸天正是这些无私奉献者们的缩影。在他们身上蕴含着推动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，也是一个民族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精神源泉。一代代中国桥梁人以高超的设计和制造水平，为昔日这片饱受僻远和崎岖之苦的大地，架起了三万多座发展之桥、致富之桥。

那么，回到最初之问：葛念镜如何评判那些在她心中冷冰冰的桥？

小说通过写桥以及桥背后的故事，引领读者探寻了葛氏家族史、中华造桥史，了解到当代无数建设者的感人故事，也懂得了桥梁之于国家建设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。同时，作品巧妙地融入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元素，其中两处让笔者尤为感动，一处是葛念镜均为桥梁技术员的表哥、表嫂，当年高空

巡查时遭遇死亡惊魂，脱险后二人相恋并结为秦晋；一处是1950年，葛念镜的爷爷葛宗祺舍弃优渥的家庭环境，奔赴西藏建设川藏公路，后又悉心抚育烈士遗孤……

另一条无形的线索，是葛念镜的心灵成长过程。围绕探桥、画桥、寻找、破解灵魂密码，她理解了祖辈、父辈的无私奉献和高尚境界。她在完成百米长卷《万桥山河图》后，决定将心血之作无偿捐给贵州省交通博物馆，哪怕支付画商巨额违约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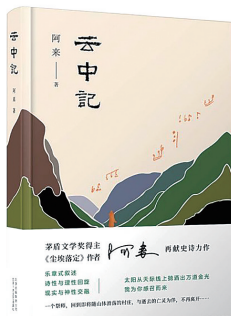
桥，曾是祖辈修筑的造福后人之桥，而今是展现中国科技力量的大国工程之桥，是新时代进取奋斗精神的象征，也是连接历史与未来、串起传统与现实、贯通“小我”与“大爱”的纽带，更是人心间架起的彩虹。故事双线虚实交叠，赋予了作品丰富内涵和深刻思想性。

若论当父亲，葛啸天不算合格，深爱女儿的父亲总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表达爱与期望。现实中，每个人注定都有困惑与不完美，但若作品能予人启迪、催人思考，便可算成功。作为一部充满力量的文学作品，我想，这也是《万桥赋》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之所在。

寻找人性的温暖

——读《云中记》有感

张珂妍



在我读过的诸多小说中，阿来先生的长篇小说《云中记》很特别。书中没有戏剧性的冲突，人物关系很简单，却是一部饱满地传递灾难中人性光辉的别致之作。他用诗意的笔触，写一个毁灭的故事，让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。

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祭师阿巴在灾后毅然决然回乡侍奉神灵、抚慰鬼魂，并最终与故乡云中村一起消亡的故事。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生与死、光明与黑暗、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、互相转化的状态。

在作家的笔下，万物有灵。《云中记》中，阿来不仅记叙了祭师阿巴的所思所历，还书写了云中村的一草一木、山川河流，这更是一种自然的生命，平静而又充满力量。祭师阿巴的形象，充满神性的光辉，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解世界的可能。作家通过《云中记》写出了灵魂的力量、信仰的力量、生命的力量，写出一种由微弱到光亮的人性之光，借以照亮地震带

来的“至暗时刻”，照亮这个广阔的世界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书写。

彼时，春寒料峭，立春后县花一现的暖阳，来不及吸风饮露，又披上厚厚的外衣。没人会怪罪阴雨绵绵的都江堰，江水拍打河岸掀起浪花，水天一线，雾隐密林下的玉垒山，视线穿不透云层至那更远处的雪山。云中，你又怎样变化？

16年前都江堰也身处云中，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，大地震。当时5岁的我，望着天花板上摇晃的白炽灯，带着午睡未熟的呆滞，疑惑懵懂地站在废墟旁。多年以后，再度谈及家人的死里逃生，更加心生感慨。

大地震成了都江堰人新的时间分界线，人们开始习惯于对比震前震后的生活。孩童对于地震前的记忆越发淡化，成年人谈笑风生算着前后时光的得失、渐长的收入，全新的生活态度，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。都江堰人民抬起了废墟上的花

朵，重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移民村，只是不同于云中村，人们依旧扎根于故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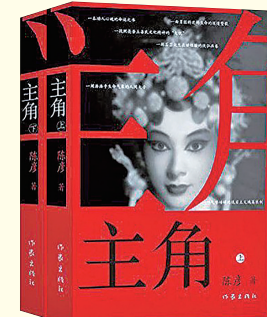
前来拜访都江堰的游客纷至沓来，纵观千年历史文化、自然风光之外，是那重建后发展飞速、高楼林立的宜居家园。云外的山下，人们也在政策的引领下，开发着特色民俗旅游产业，种植特色蔬果推销远方。对伸出过援手的村外人来说，云中村人赋予了全新的生命，生活也脱离了落后。但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，内心也在挣扎着，故土是走投无路下的分割。就像在利益社会中迷失方向的牧羊人和羊群，在云中村中耗尽生命，也能迷途知返。他们相信，村里人还没有远去，聚在一起，云中村就不会就此烟消云散，文明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延续。

当阿巴的肉体与灵魂随着云中村一起坠入岷江之际，属于他祭师的传承也坠入了江底，完成了他最后一代传承人的使命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

承人阿巴从未想过是否有人能够接过他手中祭师的传承，父亲的突然遇难，外界技术的流通，他所接受的传承也破损不堪。他用祭师破碎的悲鸣完成了内心的使命。

我感慨于阿巴这样用灵魂去救赎自我，救赎逝去的生命，救赎消失的文明。文化的车轮兜兜转转几千年，无数个“仲青”颂唱着格萨尔王，阳光洒落神山，红光闪耀着新时代。

我始终坚信，回顾曾经悲痛的去，是为了成就当下更好的自己。人们不会忘记，大地震，人民蒙难，褪去悲痛，迎接来不易的第二次生命。云中村的世界早已不是云雾弥漫，掩盖着万物生机，云外的人们继续拨开云雾，一往无前见光明。



【作品简介】

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主角》(2015—2018)，是当代作家陈彦创作的长篇小说。在《主角》中，一个秦腔艺人近半个世纪的际遇映照了广阔的社会现实，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汇合为声音与命运的戏剧，尽显大时代的鸢飞鱼跃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。作者继承古典叙事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，立主干而擅铺陈，于大喜大悲、千回百转中显示了他对民间生活、精神和美学的精湛把握。

题记：世事浮沉，名利争缠；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

做主角注定是一场孤苦的修行

单士兵

在自己人生舞台上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，谁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多么精彩，或是有多么黯淡。人生到底是喜剧，还是悲剧，活着的时候，是难以定论的。所以，生命的过程，也只能是场悲剧。

因为，人生剧本不是全由自己来写，导演有时是不受自己控制的他者。到了更大舞台，很多人只能做配角，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。戏剧家莎士比亚在《皆大欢喜》中这样说：“全世界是一个大舞台，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；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，也有上场的时候。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。”

场上场下，人里人外。向内求索，向外生长。向内，就是要练好自身本领；向外，就是要到更大的舞台上做主角。

当然，在不同的场域，有人争做主角，也有人退避归隐，人生选择很多时候并不适合做是非判断。不过，舞台越大，虽然可以演绎出更大的精彩，但也注定要经受更难的挑战。正如小说《主角》的作者陈彦这样感慨：“谁让你要当主角呢，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烤的那个人，你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、奉献与包容，有时甚至需要有宽容一切的生命境界，惟其如此，你的舞台，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。”

作家陈彦，如今不仅是中国戏剧界的主角，也是小说界的主角。这些年，从剧作家到小说家，陈彦的转身是从容的，也是华丽的。

“文学陕军”的实力众所周知。迄今为止，拿过茅奖的陕西籍作家有5位，在数量上仅少于河南。不过，陕西茅奖作家的艺术高度，相较于其他地方，又有种高峰区别于高原的意味。特别是陈忠实、路遥、贾平凹这“三驾马车”，在漫长一段时间内，在中国文坛具有某种“路山河”的气象，他们都是中国文坛的主角。特别是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，其价值和影响力或许是中国文坛难以超越的“百年孤独”。

2019年，以《主角》拿下茅奖的陈彦，也在证明自己是这样的文学主角。做主角注定是一场孤苦的修行。陈彦的写作生活，也是极为孤独和辛苦的。陈彦曾说，他从二十几岁起就没有过过周末，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写作，连大年初一也要开工写作。写《主角》那两年，他更是专注到了极致，大年三十也写到傍晚6点，随后才和家人吃饭。陈彦像是有个“社恐症”的人，不把时间花在喝酒应酬上，就连拿到茅奖之后也拒绝大量采访，把时间花在伏案阅读中。这样的苦行僧式的写作人生，和陈忠实、路遥的经历极为类似。好作家可能事亲至孝，但不幸事亲至孝。

《主角》中正大气，犹如三秦大地的宽广厚重。这部小说时间跨度与改革开放40多年吻合，场景布局沿着主人公忆秦娥的事业发展和人生足迹展开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县城到省城，从国内到国外。陈彦将目光聚焦于自己极为熟悉的剧种秦腔，通过对几代秦腔演员的人生命运书写，从舞台到生活，从世道到人心，从传统到现代，展示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传统戏曲发展遭遇的坎坷和机遇，为当代文学呈现出一部极具品格的文化小说。

陈彦表示，写作《主角》是有野心的，“就是力图想把戏剧与围绕着戏剧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，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，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”。小说要有强大的牵引力，离不开具有强烈代入感的叙事能力，离不开极具匠心的结构艺术。这些方面，陈彦表现出了罕见的艺术功力，在主题、情感、叙事、结构等方面形成了完美的艺术闭环。

这部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非常亲切自然。叙事主体像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说书人，随时会从不同角度切入到故事中，与读者形成及时的互动交流，扫清可能存在的一切阅读障碍。这种回归传统的叙事风格，让这部小说极为顺畅、格外生动。虽然小说内容包罗万象，读起来却丝毫不显冗赘疲惫。小说整体分为上中下三部分，按照时间和空间的线索，以点、线、面进行扩展推进，整个叙事过程有着极为匀称的节奏感，在故事讲述中形成“戏中戏”的嵌套结构。语言、故事、结构上的协调自然，令人叹服。正如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所说：“《主角》有一种‘健全之美’。”

主角忆秦娥，艺术人生也是一场苦修。出场时，她还不到11岁，在家中放羊，父母为她取的名字叫“招弟”，是希望她能招引来一个弟弟。后来，舅舅胡三元将她带到县里

剧团，改名为“易青娥”。在经历各种痛苦磨砺之后，易青娥名气渐盛，被剧作家秦八娃改名为“忆秦娥”，从一个舞台走向另一个更大舞台，她一步步抵达艺术塔尖，成为人们心中的“秦腔皇后”。

荣誉成绩遭嫉妒恨怨，善良正直难避宵小恶行，厚薄恩怨难敌贪婪奸诈。忆秦娥的主角人生，是光宠璀璨的一生，也是被羞辱损害的一生。正如陈彦在《后记》里评价：“一个主角，就意味着非常态，无消停，难苟活，不安生。”

舞台就在那里，但从来都不会永远属于某一个人。角儿相争是常态，甘当配角是无奈，认清自我是境界。角儿与角儿之间的角逐，是一种文化宿命。

主角竞争无处不在。忆秦娥和楚嘉禾这两人的矛盾，就贯穿小说始终。尽管忆秦娥将目光投向“眼不能改变楚嘉禾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”，穷尽阴谋、刻毒、下流、无耻等手段，对其进行陷害和污名；胡三元和郝大锤之间的相斗是血淋淋的，胡三元敲鼓技术极好，但个性太强，不仅遭受领导排斥，还遭到技术平庸的郝大锤各种打击报复，甚至遭受牢狱之灾；胡彩香与米兰之间的竞争也如同针尖对麦芒，最终，随着米兰嫁于富人才化干戈为玉帛；廖耀辉和宋光祖是剧团的炊事员，为了争大厨，廖耀辉也使出各种卑鄙的手段对其打压……戏剧小舞台，人生大舞台，主角与配角之间的相爱相杀，现实中无处不在，无数人也因此迷失本性。

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，老子这句话有着深刻的智慧。很多时候，正是因不与他人争，才没有谁与之相争。忆秦娥能成为“秦腔皇后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她长期处于“不争”的状态，只专注自我。在小说中，忆秦娥的“瓜”与楚嘉禾的“灵”形成鲜明对比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忆秦娥是个傻子，甚至在遭受楚嘉禾污名时，还跑到医院检查，开出处女膜完好的证明，要求领导在大会上宣布，从而弹掉了“自证陷阱”。而楚嘉禾虽然是灵光的，但也极其圆滑投机，而且在攀比和嫉妒中逐渐“变形”为一株恶之花。最后，楚嘉禾不惜出卖肉体，勾结宣传干部在网络上写文章抹黑忆秦娥，其人格之低贱，丑行之恶毒，令人发指。这样的人，在现实中也无处不在。

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抵达至高的艺术境界，往往就要求淡、求拙。忆秦娥的“瓜”其实是一种大清醒，她的“不争”其实是在夯实自我修行的基础。只不过，现实之脏恶无处不在，没有谁能独善其身。正如小说中的秦八娃所说：“什么都是有代价的，优秀的代价更大。这是人性之恶。”“秦娥，你是因为太优秀，而遭人嫉恨、围堵、恶搞。记住：能享受多大的赞美，就要能经受多大的诋毁。”

面对种种伤害和污名，特别是在遭受失子之痛后，忆秦娥进入尼姑庵，参禅打坐，修佛静心，想要剃度出家。后来，住持对她道：“修行是一辈子的事：吃饭、走路、说话、做事，都是修行。唱戏，更是一种大修行，是度己度人的修行。”忆秦娥走出尼姑庵重回秦腔舞台，是艺术人生修行的一种表征。而所有的人生也都是一场修行，都需要挣脱精神枷锁，找到实现自我之途。

在《主角》中，有许多老艺人在用生命呵护着艺术的尊严。忆秦娥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角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“老戏”的复活，让忠、孝、仁、义四个老艺人得以重新启用，来完成传承。十年浩劫，文化扭曲，这些艺术家早已远离了舞台，有的成了食堂伙管，有的成了看门老汉。而随着时代新风吹来，他们“突然跟变戏法一样，从旮旯拐角里钻了出来”。原来，不管身处怎样的环境，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艺术的修炼和坚守。

最感人的是苟存忠，他不论身处怎样恶劣的环境，都在苦练自己的绝技。苟存忠在舞台上演出《鬼怨》《杀生》时，三十六口的连珠火吐完，也为秦腔耗尽了自已的生命。在累死于舞台的最后一刻，他仍然不忘向忆秦娥传授绝技奥秘。除了这些老艺人，还有为忆秦娥写作原创剧本的民间知识分子秦八娃等等，都是艺术的守望者、传道者、布道者，在秦腔的大舞台上，扮演着自己角色。在他们人生舞台上，就是绝对的主角，因为活着那么真，那么苦，那么美。时代是个大舞台，每一种人生都有适合自己的舞台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，问题是，你将如何修行？

(来源：《重庆日报》)